

： 臨 佐

# 雄英島荒



行 印 局 書 界

集五第刊業本劇 編主境男孔

荒島英雄

四幕喜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五集  
荒島英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佐 臨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版 所 有 權  
不 准 翻 印

##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此劇是根據巴里 (J. M. Barrie) 的 The Admirable Crichton 改編

# 荒島英雄 四幕喜劇

## 劇中人物

羅安 前駐巴公使，年五十歲

吳萊 羅之外甥，年二十三歲

崔約翰 教會學校畢業生，運動員，年二十二歲

鮑樂士 鮑次長之公子，年二十五歲

王凱登 羅邸之總管，年二十九歲

鮑老太太 鮑樂士之母，年四十五歲

羅慕崇 (Mary) 羅之長女，年二十四歲

羅慕容 (Helen) 羅之次女，年二十二歲

羅慕真 (Bella) 羅之三女，年二十歲

小寶兒 羅邸之小大姐，年十七歲

羅邸之僕人 (第一幕出場)

包金氏 (三女之媒母)

范德興(廚師)

婁立亭(汽車夫)

唐家馴(馬夫)

顧秀貞(長女之梳頭娘姨)

阿四(次女之梳頭娘姨)

阿金(三女之梳頭娘姨)

李福順(跟班)

張升(茶房)

阿真(打雜)

阿寶(打雜)

馬童

書童

第一幕





羅公使的客廳

開幕時王凱登正在指揮三四僕人佈置客廳，預備茶會。少頃，吳萊上。

吳萊（以下簡稱吳） 噢，又是杯子又是盤子，噢，我想起來了，羅公使府上的大舉動又叫我趕上了，是不  
是，老王？

王凱登（以下簡稱王） 是的，表少爺，

吳 哈，請自己的底下人們到客廳裏來喫茶點——這的確是一樁韻事呀！怪不得你高興得笑容滿  
面哪，老王。

王 小的不敢不高興，表少爺。

吳 其實你要再使點勁兒，你比現在還可以顯得高興一點。怎麼，我舅父每月開茶會一次招待他的  
傭人——這個作法難道你不贊同麼？你不要忘記了，老王，我舅父是主張人類平等的，這是他從  
前到外國做公使的時候學來的，這對他天經地義，老王，你可不能推翻他老人家的主張呀！  
王 話不是這樣講，表少爺，我們當底下人的配不上說什麼贊同不贊同，推翻不推翻；老爺是老爺——  
老爺要是高興叫我們跟他不平等，我們祇好聽從。

吳 聽你的口氣，你們對於這個茶會一定覺得有點頭痛。其實何必呢？我舅父待你們下人這樣客氣

也祇不過是一月一次。

王 老爺待我們不客氣的時候比他待我們客氣的時候好受(遞茶)

吳 嘍，何必呢，何必呢！(飲)今朝有酒今朝醉——

王 表少爺的話說得對，可惜這是茶不是酒——

吳 老王，我告訴你呀，待一會兒老頭子說不定要拉着我在茶會上對底下人們訓話的，所以大概我得站起來瞎講幾句，你看我該站在那兒說好？

(他試各種地位和姿勢，後來伏在一把很高椅背上像對衆演說。王見他個子不够高給他搬一小凳墊脚，吳怒將凳踢開，但王已下。)

吳 (對衆演說) 現在——假定——諸位都是海底的小魚兒——

(吳發現椅背太高又將小凳找回，剛要用，羅慕容和羅慕真上。)

吳 呀，二貓三貓，今日貴體如何？

羅慕容(以下簡稱容) 得啦，表哥，人家氣得半死，你還開頑笑呢！爹這不知道是跟誰尋開心玩，好好地硬要給常差的老媽子們開茶會，真是沒見過。

羅慕真(以下簡稱真) 開讓他開去，反正我不去跟他生那份子窮氣兒。我要有那閒工夫還不如動動腦筋，想想我這次旅行該帶些什麼衣服穿。

吳 嘍呀，腦筋可不宜亂動呀，動多了會傷神的呀！(獻小凳)來，歇歇你這對八寸金蓮吧！

容 無緣無故地拿着把小板凳幹嗎？

真 對了，幹嗎？表哥，你……

吳 幹嗎？你瞧，今天當差們既是貴客，像兄弟不才我做貴客的，就得常常差差的。換句話說，我這是練習哪。瞧，這是個托盤——（把小凳反面升起，當作茶盤，很瀟灑地獻茶。羅慕崇上）大小姐，請用茶。

羅慕崇（以下簡稱崇） 啊，二弟，是你？我還當着什麼人來了哪。

吳 大表姐，您也累了一天了吧？

崇 唉，累死人了，試了一早晨的訂婚戒指。

吳 什麼？訂婚跟誰呀？（問真）是不早鮑樂士（真點頭）真的大姐，你真的把你那一顆熱火之心許給

小鮑了？（崇不理）大表姐，你就說一聲「是」或者「不是」，又有什麼關係呢？那還會費你什

麼勁？（見戒指驚退）呀，沒錯沒錯，訂婚戒指都戴上了！那我完了，太晚了，沒希望了！（窸窣式）喏，

我問你，Mary 羅，你們訂婚的事情到底小鮑自己知道不知道？當然，這門親事，大家都曉得，完全

是小鮑倆娘一手包辦的，不過從法律的立場看來，你們至少應該通知小鮑本人一聲，因為將來

與你結婚的是小鮑而不是小鮑他娘，所以——（三姊妹瞥眼欲眠）喂，你們姐兒三人故意裝睡，好

讓我低聲下氣把你們慢慢地哄醒是嗎？（容真驚醒）

崇 討厭！

吳 你瞧，是不是？（做崇口氣）「討厭」果然不出我所料呀！我真可以說是先見之明，可惜我沒有

先明之見（大家納悶）

真 先明之見？

吳 你聽不懂麼？讓我再說一遍：我有先見之明而無先明之見。

真 還是莫名其妙，可是話倒是挺順挺像句人話似的。

（王領崔約翰上。）

真 二表哥，我把你這句話講給崔先生聽聽。

吳 哦，John，我有先見之明而無先明之見。

崔約翰（以下簡稱崔） 什麼之明之見？

崇 二弟，你再說一遍，說得慢點。

吳 我——有——先——見——之——明——而——無——先——明——之——見。

崔 噢，我懂了。你是說你有先見之明，可是你沒有——沒有預先明白的意見？

吳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

崔 沒錯——吳萊兄，你一定是那個意思。

吳 不。

崇 當然是的。

吳 不麼！

容 是的，二表哥一定是那個意思。

吳 唉，不是哪！不是哪！（找着救星）啊，老王，我有先見之明而無先明之見。

王 表少爺這話說得對極了！（說完畢恭敬退下，大家瞭然。）

吳 你瞧瞧，這個人可真有兩下子。老崔，你要是有這個人的頭腦，你就不至於一輩子做個運動員，力

有餘而心不足，成天沒事就會跟個皮球拚命！

崔 對了，吳萊兄，想起來我真沒用，祇會打打球。

吳 本來麼，你們教會學堂淨出些個體育健將，對了，還有你們最好起些洋名字，什麼 John, Mary,

Helen, Bella —— 大堆！你看我，我姓吳名萊——老萊子的萊，道地中國貨！

真 崔先生，您不用聽我們表哥的話。

容 對了，崔先生，別理他，他沒好話說。學校對你印象很好，崔先生。

崔 謝謝你，Helen。

容 那天校長還說來着，他說：崔約翰將來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品性好，又會運動——

吳 （作賄賂狀）當然啦，會運動的人將來必定是前途不可限量的——

（羅安和鮑樂士上。）

羅安（以下簡稱羅） 啊，老二，你來了，怎樣，行李都預備好了麼？

崔 早預備好了，就等着動身了。

羅 那好極了，好極了。喂，Mary，別偷懶，站起來，幫幫忙。好，我看時候到了，該把傭人們請上來了。啊，你們不知道傭人們對於這個茶會多麼高興呀！

崇 才怪哪！他們聽見了茶會就頭痛。

羅 快把茶點準備起來吧，Mary。

吳 小鮑，我給你道喜呀。

鮑樂士（以下簡稱鮑） 謝謝。

吳 你媽很高興吧。

鮑 對了我母親很高興。

吳 祇要她老人家高興就好了。怎樣，小鮑，你預備跟我們一道到南洋羣島旅行去麼？

鮑 不，我事情放不開，不預備去了。哦，老吳，以後請你不要小鮑小鮑地叫我，好不好？

吳 怎麼，你媽不樂意聽，是喔，小寶貝！

鮑 對了，她不樂意。（走開）

（王上）

羅 老王，茶點預備好了。

崇 瞧，老王多麼高興呀！

羅 唉，就是他一個人不高興，真可惜！

王 這樣荒唐小的實在不慣，老爺。

羅 唉，這有什麼慣不慣！我羅安是個人，你王凱登也是個人，你我當中何必有上下之分呢？

王 老爺——

羅 你下去把他們請上來吧。（王欲下）哦，老王，上一次的茶會他們可沒有個個到齊呀。

王 到齊了吧？也許有一兩個無名小卒——

羅 無名小卒也得到。老王，別忘了，在茶會舉行期內我是平等的，聽見沒有？（王下）孩子們，讓我再吩咐你們一遍，你們千萬不要看人家不起，誰要是先擺小姐架子就罰誰背古文一篇。（姊妹動員起來了）老崔，你會不會翻個筋斗或是頂個大頂？

崔 不會，羅老伯。

羅 你應該會，你是個運動員。

崔 我祇會打打球，羅老伯。

羅 哦，樂士，你呢？你會不會來點什麼？

鮑 怎麼講？

羅 你會不會變個戲法把一條手絹——忽——給變沒有了？或者是別的玩藝兒？

鮑 我不會，我不會！

羅 唉，可惜，真可惜。像我們這種地位的人總該有個兩手隨時在茶會上搬出來餘興餘興才好。（吳



正在角落裏暗地練習訓話姿式)老二,我也許要叫你對傭人們說幾句話,不要長篇大論,三言二語,不管它,祇要來得漂亮。

吳 哎呀,舅舅,我一點也沒預備,怎麼辦呢?

羅 不要緊,隨便說兩句就行了。

吳 好吧,等我想一想,到時候也許還不致於變個啞吧。

(王上報客)

王 包金氏到。

羅 (握手) 呀,包太太!榮幸之至,榮幸之至! Mary, 我們的朋友包夫人來了。

崇 包奶媽,到那邊去坐下。

羅 (大不以爲然) Mary!

崇 哦,包夫人,請坐。

羅 Bella!

真 包夫人,您好,請坐。

羅 樂士,這是敝友包夫人。(鮑翰躬,逃避)

鮑 老吳,你修修好,別離開我——我,我吃不消。

吳 你跟着我好了,小鮑不要緊,我來做你保鏢的。

王 范德興先生到。

吳 燒飯的范師傅。

羅 呀，范老好極了，好極了。

范 多謝多謝（向真鞠躬，真不睬。）

羅 Belle，你要背古文麼？（真立刻招待，崇在掌管茶點。）

王 婁立亭先生到。

鮑 這不是開車的麼？

羅 啊，婁工程師——婁工程師，您來得正好——正好。

王 唐家駒先生（羅與握手）

吳 哈，馬夫也跑來了。

王 顧秀貞小姐到。

羅 顧女士，歡迎歡迎。

吳 （因顧漂亮，特別殷勤）秀貞小姐，請到這邊來坐。

王 阿四小姐——

羅 啊，四小姐，四小姐，請進來，請進來。

吳 四小姐，請坐。唉，我倆相逢何其晚乎！

王 阿金小姐。

羅 金小姐好？(嫌崇偷頓) Mary!

崇 哦，崔先生，我來介紹介紹，這是秀貞，我的隨身老媽子——

羅 你的什麼？

崇 我的朋友。

王 李福順——

羅 您一嚮好，李先生？

王 張升——

羅 張先生。

吳 鮑樂士，這是張升張先生。我們今天碰過頭了，不是麼，張先生？剛進門的時候。

王 阿真——

羅 來，真小姐，我們拉拉手。

王 阿寶——

吳 啊，阿寶小姐，您怎麼好？您見過我舅舅吧？

羅 您好。

王 小寶小姐。

羅 小寶小姐，裏邊坐。

顧秀貞（以下簡稱顧） 老張，我剛剛看見你在跟鮑少爺談話，你也不給我介紹介紹。

鮑（向吳指秀貞） 坐在那邊的娘姨長得真不壞，要是非要我端茶伺候的話，那我甘心伺候她。（過

去欲與顧結交，被吳拉住。）

吳 不，小鮑，你甭想歪心思，你媽要說你的。（對顧）你長得太漂亮了，危險！又對鮑——來，我給你介紹一

個老實點的。（欲選包金氏但結果選上了小寶兒）小寶小姐，這是小鮑少爺——小鮑少爺，這是小寶

小姐。

羅 老王，他們都沒到齊？

王 祇剩下點另頭了。（開門讓馬童和小當差上，無人招待）

羅 喂，你們是不是又要背書了？（姊妹立起招待馬童對唐）家駒兄，他們各位都好呀？

唐 都很好，就是那匹白馬——

羅 不，我不是問馬，我問你府上各位都好，小孩子怎樣了？

唐 長的越來越胖了。

羅 好極了，好極了。家駒兄，您這位小少爺真好玩——真好玩。

唐 老爺，我那個不是小——小犬，是個小妞兒！

羅 啊，對了，對了，是位千金。你看我多糊塗呀——多糊塗，哈哈，哈哈（對王）啊，凱登兄，您來得正巧。（攪

手) Mary, 你見過王凱登王先生吧? (走開另尋別人收拾)

崇 老王, 你喝點茶還是喝咖啡?

王 大小姐, 我真覺得怪不好意思的!

崇 像你這種標準備人一定覺得這件事情討厭? (王不答) 請你跟我說說話吧, 不然老爺又要罰我背書了。告訴我, 你最膩開這種茶會, 是不是?

王 唉, 這真叫人難受! 這一來把下房的規矩都弄亂了。上月開過會之後, 有個小常差的藉着平等的口號居然凱登兄凱登兄地叫起我來了——真不懂規矩, 好歹我也是他們的頭兒。後來我只好把他攆走了。

崇 真是的老王, 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還要在我們這兒幹下去?

王 我跟了老爺這許多年就是再受罪點也得待下去——老爺做公使的時候我就來了。

崇 你接着說。告訴我, 剛才二表少說他有先見之明而無先明之見到底是什麼意思?

王 我壓根兒就沒聽懂。

崇 可是你說他的話說得對極了?

王 大小姐, 他是表少爺——上頭人說話我們底下人不敢說不對。

崇 老王, 你真是個標準備人。

(對寶) 小寶小姐, 今天天氣實在不壞噢? 這次程硯秋來您去聽過沒有?

寶 (不知怎好) 嘻嘻嘻嘻……

鮑 您是說？

寶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王 話不是這樣講，大小姐在上房裏儘管老爺怎樣逼着我們講平等，可是在下房裏是絕不會有平等的。

羅 (偶而聽見) 怎麼沒有平等？可是，凱登兄，您不明白麼？社會上有階級之分完全是人爲的，如果有一天我能達到我的志願，回到大自然去，那我們人人都要平等了。

王 要是老爺不嫌小的冒昧的話——

羅 (勉強地) 好，你說吧。

王 按小的看，階級之分并不是人爲的，階級是文明社會裏自然的產物。(對崇) 在文明社會裏總會

有主僕之分，因爲這是自然的現象，世界上什麼是自然的總是不會錯的。

羅 嘻嘻，我站在這兒聽你作這種無稽之談是最不自然的。

王 是呀，老爺，這一點正是小的想法要叫老爺明白的。

真 (對容) 二姐看，秀貞怎回事呀——滿臉怨恨？

容 嘻嘻，真麻煩！一定又是覺得我們沒規矩不理她。秀貞，你好呀？

願 嘻嘻，我算老幾——我算老幾！

真 哎喲，怎麼啦？

願 老爺給那個小丫頭添了一杯茶——

容 那有什麼關係呀？

願 老爺幹麼要給那個小丫頭添茶不給我先添？

真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兒，好，秀貞，你別生氣，我來給你添一杯。

願 不是那麼講，三小姐。老爺應該先添我的茶再添她的——我們的身份得弄清楚：我是大小姐的

梳頭娘姨上房的傭人；那個——那個小嘎豆是小大姐，下房的傭

真 啲喝！

（茶點吃得差不多了，羅公使就要開始講演。）

羅 諸位朋友，本人看見諸位這樣快樂真是高興極了。但諸位並不高興（從前有許多譏笑我們的人

總說這種茶會是最令人討厭的。諸位，這種茶會討厭麼？對的，諸位笑的有道理。（但無人在笑，王祇

得領頭乾笑一兩聲）諸位如果允許的話，本人不妨舉出一個實證出來，作為參考：在我們當中有

一位朋友，他一向是極端反對我們這種舉動的，可是今天他畢竟屈服了。這位朋友就是鮑樂士

鮑先生。鮑先生，諸位都知道，是鮑次長的少爺，然而他這次忘却他的地位，丟開他的老脾氣，坐在

（指小寶兒）那位女士的旁邊，有來有往，談笑自若，這不分明是我們這種茶會的功用麼？這不分

明是我們這種茶會成功的一個鐵證麼？諸位，我們辦這種茶會是值得的，不是枉費精力的。有了

這個茶會，社會上的那一種人工的，不自然的——（瞟了王一眼）不自然的階級劃分便可以暫時消滅，暫時剷除！但願這種劃分從今以後能够被我們永遠的消滅，永遠的剷除！（衆鼓掌）諸位，現在本人有個報告。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暫時分離了。本人和本人的三個小女還有吳萊先生和崔約翰先生都預備乘船到南洋去作一個長途的遊歷，在兩天之內就出發。（馬童再要鼓掌，王止之）諸位不要以爲我們這次旅行完全是爲享樂而去的，所以我們處處要減省。本人對於節省的美德以往曾經發表過意見，現在不必重複。可是說得到便做得到，因此在三個梳頭娘姨之中本人只預備帶一個在船上服侍三位小女。（三僕起而抗議，三女亦然）

王 老爺

本人的主意已定。

吳 三人用一個老媽子——我贊成我贊成。

現在本人要進諸位朋友一句臨別贈言，希望諸位在有空閒的時候能够仔細揣摩揣摩。本人想起了了一個格言，這個格言對於本人一生曾經有過莫大的影響。在許多年前本人就聽到這個格言，聽過之後從來還未曾忘記過它，它時時刻刻總不斷地在本人的耳邊鼓勵着，領導着。那個格言是——那個格言就是——本人所要說的格言就是——（敲腦門）

崇 糟糕，爹一定忘記了！

那個格言——那個格言是——是——嗯，有了！（衆鼓掌，羅在興奮之下又給忘了）那個格言就是



——就是——

崇 (知道老王有法救駕) 老王!

(果然老王先將傭人們魚貫遣散，然後請崔幫忙將繩抬上樓去。)

崇 喲，姐兒三用一個老媽子!

鮑 Mary, 我看我先走一步吧，坐在我旁邊那個臭丫頭——

崇 好，你走吧。

鮑 你父親我真受不了，幸虧我不跟着你們一道遊歷去，好，我走了，在你啓程之先我再來看你一次。

(欲下。)

吳 喂，小鮑，別走(鮑下)！哼，這小子完，我白白地預備了一套訓話沒摸着漏唉!

崇 我們姐兒三用一個人，怎辦呀！怎辦呀!

吳 嘆，自己服侍自己好嘍!

崇 那怎行東西放在那兒都弄不清楚。

真 誰跟我們扣釦子?

容 誰跟我們穿鞋補襪子?

崇 誰服侍我們上床誰幫我們梳粧?

(王上。)

吳 老爺怎樣了？

王 好點了。

崇 老王，你去叫秀貞來。

(王下)

吳 你們這三姊妹真沒救我——

崇 二弟，請你少插嘴！你去吧。

吳 好，去就去。真是沒見過，他叫我來對下人們說幾句話，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預備了幾句相當得意的話，可是——幾時我非要找他賠償損失不可！哼！(下)

崇 二妹三妹，你們過來。這件事我們得好好地談談，我得盡量地幫你們的忙，現在我絕不能爲我自己一人設想。

真 大姐，你怎忽然問大方起來了？真不像你的爲人。

崇 姊妹之間有什麼可說的，我們應該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才對。

容 奇怪，大姐居然會像這樣子體貼我們，真是看不出來。大姐，你預備怎麼辦呀？

崇 我預備在我不需要秀貞的時候借給你們去用。

真 秀貞？

崇 當然是秀貞。我是老大，我們當然是把跟我的娘姨帶走。

容 那怎行？

眞 是呀，秀貞人家架子多大，她專服侍慣了大姐，怎肯多動一個手指頭來服侍我們倆？

崇 這一點我倒想到了，所以我替你們發愁！（秀貞上）秀貞，你聽見老爺說了？

願 聽見了，大小姐。

崇 秀貞，這些日子我對你做的活還算滿意，爲的是要嘉獎你，我決定把你帶着一路服侍我們。

願 多謝大小姐。

崇 好了，沒事啦，你先下去吧。

願 大小姐，您請再找人吧，我要告長假不幹了。

崇 好吧——你去吧。

容 秀貞，你爲什麼不幹呢？

願 一個服侍三個，沒這個規矩。

崇 秀貞，我不是叫你走了麼？（願下，崇哭。）

眞 活該！

（王上。）

容 那我們就帶阿四。老王，你把阿四叫來。

王 二小姐，有一件事——

容 什麼事呀？

王 小姐，阿四跟秀貞一樣也要不幹了。

容 啊？

真 那二姐，我們帶阿金

王 阿金也說不幹。

真 唉，也難怪她們，一個管三個，怎忙得過來？

崇 老王，我看找那末一個人總該找得着吧！

王 據說找得着。

崇 可是那來得及呢？我們後天就要動身了，怎辦呢？

真 老王，你一定可以有法子找一個？

王 就在這公館裏有那末一個——

崇 哦？

王 這個人我早就看上了。

容 看上了可以升作梳頭娘姨。

王 不，二小姐，我是有別的原因看上了她。

崇 哦！

王 可是我看那個人升作梳頭娘姨也很稱職的，希望能領她上來見見小姐。

崇 好，你下去領她來吧。二妹三妹你們倆上樓忙去吧，不必待在這兒。

容 不必可好！我才不上你的當，大姐。

真 我要待在這兒看看這新老媽子合適不合適。

(王領小寶兒上)

容 哎喲喝！

真 她呀？

崇 孩子，你過來，不要害怕。

王 她模樣很平常，規矩一點不懂，可是她心地挺好的。

崇 你在下房做些什麼活？

寶 做小大姐的活。

容 那是什麼活？

王 她在底下幫着洗洗碗，擦擦碟子，澗澗尿盤——

崇 唔，你是跟老王相好，是不是？

寶 不，小姐，當茶房頭的是不能跟一個小大姐相好的。

崇 不能麼？

王 不是不能，小姐是不便。

真 對了，我知道了，你們倆彼此是有意思訂了婚啦？

王 不，小姐，沒有。現在祇能說是我看 了她就是了。

崇 唉，隨便吧，可是老王我們不能帶她走，她不合適。

王 小姐，您別看她扮相不及，可是她內質很好。

真 用老媽子還管她什麼內質不內質的！

王 服侍三位小姐的娘姨的頭每天都她給梳。

崇 你說秀貞的頭也是她梳的。

寶 也是阿 給梳的，小姐。

王 「我」——什麼「阿拉」。

寶 鵝，有的辰光小姐們的衣服也是鵝給燙的。

真 大姐，怎樣？

崇 也好，我就帶她吧。

容 好，我們就帶她。小寶，我們要升你做梳頭娘姨了。

寶 噢，開心得咧。

真 我們升你是讓你的地位好跟老王相差不那末大。

王 升了麼，小把戲的機會好一點就是了。

崇 好，就這樣定規吧。

寶 謝謝小姐。

崇 哦，我忘了，你坐船不會暈船吧？

寶 小姐，您是不是要帶鵝出門去？

崇 是呀。

寶 可是——可是——（看王）可是，王爺，您不跟着去，不是麼？

王 我是不跟着去。

寶 那末鵝也不去。

真 你不去不成。

寶 離開王爺鵝不

崇 傻了頭，我要加你工錢的呀。

寶 加錢也不去。

王 小姐，您不要見怪。

寶 想拿錢來騙鵝——鵝偏不去。

崇 下去——滾下去。（王很客氣讓寶下）

真 老王你也不說說她！

王 這小孩子的脾氣這樣硬，我很受感動。她走我真捨不得她，可是我不便當面這樣告訴她，因為我還沒拿定主意到底要跟她好到什麼程度。（王欲下羅氣匆匆上）

羅 哼，這混蛋！這該死的東西！

容 爹，怎麼啦！

羅 哼，那個跟班的小李真可惡，他不肯跟着到船上服侍我去，因為我們預備就帶一個娘姨。

真 那好呀！

崇 那爹，省得您失掉小李，我們如兒三還是一人帶一個娘姨吧。

羅 哼，豈有此理！老王，去給我另外找一個跟班的。

王 是，老爺。可是合適的實在不容易找得到。

羅 隨便找一個——誰都行。

王 可是——

羅 哼，小李這個混帳王八蛋！

（真想出一個好辦法低聲告訴崇）

崇 我去求一個底下人——我？

真 那我來。老王，要是我們隨隨便便找一個跟班的去服侍老爺，使老爺處處都感覺不舒服，那你過



意得下去麼？我們這一去不過三個月，你看能不能你自己——（王抗議）對不起，算我沒說。

容 老王，要是你能跟着去，那末小寶兒該多麼高興呀！（王有點心動，但仍搖頭）

崇 老王，你是個標準傭人，你敢放心讓老爺一個人在外邊亂講平等把主僕的規矩弄亂麼？要是你，我一定跟着他，看着他，叫他不要亂來。

王 （大受感動，允）老爺，跟班的找着了。

羅 找着了在那兒？（王獻自身）你自己？

容 爹，老王真好！

羅 好極了，好極了！那我可省了大事了。小李聽了不知作何感想？我去告訴他，氣氣他。

（王欲隨下，真止之）

真 老王，虧得你來，我們拉拉手。

王 別忘了，三小姐，現在這是隻跟班的手，不是總管的手。

真 老王，你真分的那末清楚？你要是覺得降級失了身份，那你何必答應呢？（王不答）

崇 老王，你倒說說看，你爲什麼要答應下來？

王 唉，小姐大概不知道我的家事。我父母都是當傭人的，可是一個是總管一個是梳頭娘姨，兩個都是傭人當中佔最高地位的，正可以說是門當戶對，現在我由總管降到跟班的，實在是有辱家門。還有老爺這種平等說法，我的心總覺得不安。老爺跟我講平等固然不好受，可是我跟小李張升

那幫子講平等更不好受——

容 老爺說，假使我們回到大自然去——

王 要去的話，小姐，我們頭一件事情就是公選一個頭目，環境會改動現狀的；當主人的不一定還當主人，當僕人的不一定還當僕人。大自然會斷定一切，大自然——我們不便多談。

崇 老王，這個問題你似乎想得很透澈？

王 是的，大小姐

容 那末你肯跟着我們來完全是要把老爺的地位保持住，不讓它動搖？

王 與其這末說倒不如說是要把公館的地位保持住。

真 老王，你真好。大姐，你該客氣點對老王。（崇高傲地走開低頭看雜誌）老王，我們該怎樣感謝你才對？

王 我們不求別的，祇求您學學大小姐這樣對人就再好沒有了。大小姐對主僕的界線分得那樣清楚，我們當下人的心裏也覺得舒服。（下）

真 （懶洋洋地倒在沙發上）好傢伙忙了一天！

容 （也倒在沙發上）唉，累死人！嘿，把你兩隻腿伸進去一點。

崇 （正襟危坐，在思索）他說環境會改動現狀的是什麼意思，不知道？

真 別說話，大姐，我要睡着了。

崇 他說當主人的不一定還當主人，當僕人的不一定還當僕人，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容 大姐，不必多問，什麼事交給大自然好了。他不說麼？大自然會斷定一切的。  
崇 會麼？

(大家安息下來——)

——幕徐徐落——

第  
二  
幕



兩個月後在一座荒島上。開幕時羅氏三姊妹坐在山坡上，狼狽之至。吳萊坐鉛桶上寫作。

吳 你們大家聽聽這樣寫行不行？「注意，注意，大注意！船沉了，船沉了，船沉了！今被飄流在荒島上者計有以下諸人：吳萊，崔約翰，羅慕崇，羅慕容，羅慕真暨僕役二人。此七人乃「藍鈴」號遇風沉沒後之免難者。是晚狂風暴雨，混天黑地，我等醒來驚惶不知所措，於是爭衣奪履——」

崇 你別描寫我們的衣服，好不好？

吳 「於是爭先恐後，跳入救生艇內，飄蕩良久，始得安然到達此島，誠不幸中之大幸也。此次本遊歷團之最大損失則為前駐巴大使羅安氏之殞命。羅氏英勇過人，視死如生，失事時正有一僕人幾被沉溺，羅氏見而不忍，遂跳水救護——」

真 可是，二表哥，是老王跳水救爹，不是爹救老王。

吳 唉，傻孩子，你懂得什麼？要是我把實在情形寫下來，說舅舅是因為爭先跳艇失足喪命，那多麼丟人呀？萬一將來我這篇東西要上了報，讓人家知道堂堂的大使原來是這末畏首畏尾自私自利的，那不是有傷國體麼？

崇 二表弟倒是想得週到。

吳 「島上生活極其可怖。至更深，夜靜之時，獅吼虎嘯，鬼哭神號，吾人聞之，（改）女士們聞之，驚恐不

已。吾等逃生時并未攜有任何自衛武器，僅僅一刀一斧而已。此外則別無旁物，祇水桶一件，該桶爲島上唯一之舒適座位——

崇 而吳萊先生正坐其上——

吳 噓！別攪惑！島上最使吾人胆破者，則爲一般毒蛇猛獸，夜半羣起逡巡，令人悚然——

崇 你有沒有提到吃人的大蝙蝠，在我們睡着的時候，從我們的腳鴨豆吸血？

吳 那未免太誇張了。所以我就沒多說，祇寫了下面幾個字：「見字祈速來拯救，重賞不誤。羅氏旅行團團長吳萊謹啓。」我這是寫在一張書皮上的。奇怪，你們知道老王是個讀書人麼？這本詩集是從他口袋裏翻出來的。好，我把這篇東西放在一個空瓶子裏面，扔進海去，看它飄到誰的手裏。

（上山扔瓶）瓶兒，瓶兒，請跟着潮水去吧，潮水就是我們的綠衣使者（另對一人）潮水就是我們的綠衣使者（吳見大家不感興趣叫王）老王，老王，我還是對老王說，老王這個人聰明，他很能欣賞我的漂亮話。老王！

王 （匆匆上）表少，出了什麼事了麼？

吳 呀，老王，你來。老王，你聽着呀，潮水就是我們的綠衣使者，每日出差，共有朝晚兩班。

王 表少說的話對極了。（無精打彩下）

吳 老王真可憐，到了島上來好像是失了魂似的來，三妹，咱們到那邊發見新大陸去。上坡，赤足受刺，

（哀啕一聲下）

容 多麼靜呀！一點聲音都沒有。

崇 還是靜一點好。

容 大姐聽說野獸們撲上來之前總是這樣不聲不響的。

崇 二妹，你別嚇人了（砍樹聲，二人嚇一跳，鎮靜下來）唉，那不過是老王在砍樹。

容 我們去站在他旁邊吧，大姐

崇 讓一個底下人知道我心裏害怕？！

容 隨便你，可是別忘了，有的時候他們（作蛇狀）會從上面溜下來的。（向斧聲下）

（崇獨自坐原處不動，樹枝下降，大喊）

崇 老王！老王！

王 您叫我來着，大小姐？

崇 我沒有呀！

王 那我聽錯了。大小姐；您要是一個人待在這兒覺得害怕——

崇 我才不害怕哪——怕什麼好，你走吧，沒事啦（王不走，在砍竹，崇立旁觀看）老王，你要是作工不出

汗多麼好。

王 （擦汗）對了，那就省事多了。

崇 看見你出汗我都熱。



王 看見小姐不出汗，我覺得有點冷。

崇 我要是能幫忙的地方，老王，你告訴我一聲。

王 小的不敢驚動大小姐。（竹已砍的不少，沉船之桅已遠遠露出。崇見之不禁落淚。）大小姐請不要傷心，事情到這樣也沒法子。

崇 爹真慘！

王 我恨不能捨了自己的命去救老爺！

崇 你已經盡了你的力量打救他了。我永遠忘不了你救主的英勇。你的確是個男子漢！

王 小的不敢，大小姐

崇 可是，老王，你看會不會有洋船走過的可能？

王 會有的，當然會的。

崇 你從實說來，不用瞞我，我也不是個小孩子。

王 不瞞小姐說，這次我們飄出普通航線很遠，恐怕輕易不會有什麼船隻走過的了。

崇 謝謝你，老王，我明白了。（絕望但仍支持）

王 大小姐的胆量倒足夠的。

崇 練練就有了。

王 要是總沒得船來，我們這裏有三個大男人可以照顧三位小姐。

崇 表少什麼活都不幹

王 您瞧着吧，大小姐，他不會不幹的。

崇 我有點不敢信。

王 他要是不肯幹活就不給他東西吃，肚子餓了看他幹不幹！

崇 不幹活沒飯喫！老王，這是誰行的規矩！

王 這不用誰去行，它自然而然的就會來的。

崇 你是不是要說我們姊妹三人要是不做活就自然而然的沒飯喫了？

王 也許吧！

崇 什麼也許唔，我明白了。從前在家是個標準傭人，到了現在果然要講起平等來了。

王 大小姐，您真以為我是個反覆無常的人麼？

崇 不然怎樣呢。

王 我在公館裏聽見平等就頭痛，我來到島上還是一樣。

崇 那對不起，我誤會你的意思了。

王 無論是在公館裏或者是在荒島上總該得有一個人發命令，其餘的人聽着。

崇 (放心) 對了，一個人發命令，其餘的聽着(忽然領悟王意)可是——

王 怎麼，大小姐？

（崇釘了王一眼，下。王採柴，簍上，圍裙兜滿了椰子。）

寶 你看王爺，這是什麼？

王 嚙，椰子？

寶 奇怪，你知道麼？原來椰子是長在樹上的？

王 當然嘍，不長在樹上，長在那兒！

寶 我還以為是從菜市裏長出來的哪！

王 哈，你這個傻丫頭，什麼都不懂，怪不得人家總是小寶兒小寶兒地叫你哪！

寶 王爺，您沒生氣吧？

王 有一點兒。

寶 王爺，您別罵我，您教教我，我什麼事情都不懂，什麼規矩都不知道。前兩個月船剛開，我就一個人跑到船頭上，對菩薩說，求菩薩保佑把我們送到一個荒島上，到了荒島，就用不着講那許許多多的規矩了。你看，菩薩真靈，真的聽了我的話。王爺，您真跟我生氣了麼？您不睬我了麼？王爺？

王 我那是不睬你。不過，說也奇怪，像我讀書知禮的人，怎麼會跟這麼一個小毛茸兒幹上呢？小寶兒，你一定有一種魔力——一種莫名其妙的魔力。

寶 我有麼——我有麼？噢，開心得咧！

小寶兒，好好的幹，我要慢慢訓練你，開導你。來，拿點乾草過來。（袋中取出兩塊鏡片，在日光下對焦點。

取火)

竇 這是什麼，王爺？

王 兩片玻璃，是從我的錶裏，崔少爺的錶上面拆下來的，我在兩塊鏡片的當中灌了點水，等太陽光穿出一個焦，來好點火，你懂了吧？

竇 不懂，可是——喏，喏，王，你瞧，你瞧，火出來了，草着了，嘻嘻，草着了，嘻嘻！

(二人正點火，真匆匆上，吳隨之)

真 呀……

吳 噫呀，不得了，不得了，老王，不得了！一隻大老虎，老王，大老虎！

王 在那兒？

真 緊跟着我們來了。

吳 小心，老王！

王 噓！

(崔助之，崇容，真人半完成之小屋。)

吳 噫，噫，來了，喏，來了，喏，就要撲上來了，喏。(拾起一棵小竹樹在門口打顫)

崇容、真 啊！

崔 聽！

吳 草悄悄地在動——就要來了。

（來了但不是老虎，是雜公使！三女撲過去。）

崇容、真 啣爹！

羅 Mary Helen Bella

崔 羅伯伯恭喜你！

吳 恭喜你舅舅，我們還當您叫魚給喫了哪！

真 噢，爹你看你的頭髮！

容 你看爹的衣服都破了！

崇 啊，可憐的爹！

崔 二弟還以為您是隻老虎爬上來哪！

羅 怎麼呢？我可是老遠一看就知道是老二了他那兩步跑——（吳難為情，大家笑。）

王 老爺您回來了！

吳 去，老王沒你事，別偷懶，一寸光陰一寸金呀，去快去，做活去！

王 是表（入屋中取鐵壺一把掛在樹叉上燒。）

崔 二弟，你對傭人客氣點。來，老王，我來幫你（幫王蓋房）。

羅（注視鐵壺）那，那不是——不，我一定又在做夢（拭目）噢，難道那真是一把壺在火上燒着？

崇 是呀，爹，那是我們的晚飯。

羅 我做夢做了兩天，夢見一把壺懸在火上燒着，（戰慄着）壺裏面有什麼東西沒有？

吳 怎末沒有，您聞聞

羅 （聞）唔，洋蔥味兒（垂涎）

容 爹，你腳上還穿着皮鞋？

崇 咳，真的啫！

羅 那有什麼奇怪？

吳 想把鞋騙過來，真的，舅舅真的穿着皮鞋舅舅，您知道麼？在這種氣候之下穿鞋子危險得很哪？

羅 真的麼

吳 您瞧，我們都沒穿，島上穿鞋要犯腳氣的呀！

羅 是麼？幸虧你告訴我一聲。（脫鞋，吳殷勤幫忙）

吳 是呀，可不麼（把鞋穿在自己腳上了）

崇 喂二弟，您別上了老二的當。什麼腳氣病呀，他是騙你的。在這荒島上一雙鞋可值大價錢了！

吳 您別聽大姐瞎說，舅舅，我怎敢騙您老人家，我不過借來用罷了，哈哈，借來用用。（大搖大擺走開）

真 爹，您要借也別借給二表哥，您借給我們。

羅 沒說的，你就拿去用吧，孩子。

吳（還鞋）好，好拿去，拿去。嚶，一雙破鞋誰希罕？（貪鞋之心猶未息）舅舅，咱商量商量，您借我一隻穿穿好嘍——就是一隻？

羅 不行。

吳 好不行就不行可，是，哼，咱話要說在前頭，得了腳氣病可別來找我。瞧，光着鴨子走道不也挺舒服的麼！（大模大樣走開，腳忽受刺）嚶，咱他媽的（另尋安全地帶躺下）。

崇 爹，我們都以為再也見不着您了哪。

羅 唉！別提了，我是抓着了個雞籠才飄到岸上來的。嚶，你不知道我頭一晚上多麼受罪哪！

崇 唉！

羅 第二天早晨醒來哭了一場，後來覺得肚子餓得要命。等了半天海邊來了一隻大甲魚。我不記得是誰說的，假使你要把隻甲魚翻個身，那末牠就跑不了啦。我於是乎慢慢慢慢地爬到牠身邊，往前就是那末一撲，你猜怎樣？

崇 您沒把牠給翻過來？

羅 牠呀，牠縮起頸子就給溜了溜的時候還拚命地咬了我一吓（揉腿）這個混賬忘八蛋！我們也做糟的，幸虧有老王——

崇 你少誇老王。

羅 還有那些猴子們。我記得外國書上常說你要是對猴扔石頭猴就會對你扔椰子。可是那兒有這

麼一回事呀！我扔了幾百塊石頭子牠們也沒給我扔半個椰子你看這些笨猴們氣人不氣人！那時候我真想有老王在我身邊，有他就方便多了。

崇 您不想我們麼，爹？

羅 也想。後來我覺得冷了，想弄點火來烤烤。我想起古人鑽木取火，我就找了兩根木頭鑽呀鑽，鑽了半天屁也沒有！可知道古人們就會瞎白，靠不住！

崇 那末您一個人一直就待在這荒島上，不知道有別人？

羅 可不是一直到今兒早晨才曉得有別人。我正在海邊上用帽子撈小魚吃——忽然間我看見我

前面沙灘上有——

容 有什麼，爹？

羅 有根招頭髮的針。

崇 招頭髮的針？那一定是我丟的，爹，您給我。

真 不給我，爹。

羅 我又給扔了。

崇 又給扔了？那末有用的東西您又給扔了？

羅 那有什麼法子呢？

真 爹，您一向說要回到大自然去，回到大自然去好，這一吓咱們可回一個夠本啦！



崇 三妹，你別氣爹了！爹有一件事您應該馬上就辦——就是穩定您在島上的領袖地位。

羅 哈，笑話！在家我是一家之長，在島我是一島之長——難道有誰要搶我的地位麼？

容 大姐一定是說二表哥會——

崇 他？

真 不許你背後說二表哥的壞話。

羅 要是有人敢來跟我搗蛋，我絕不放鬆他。

真 晤，二表哥來了，你們當面問他一個到底好了。

羅 我倒試試他，讓他知道知道我的厲害。

崇 怎樣試呢？

羅 (悶笑着) 哈，我自自有道理。(吳一癩一癩上) 老二，你過來。

吳 噓，舅舅，請不要攪惑我，我腦子正在轉念頭——我要計劃計劃怎樣把這所茅屋建築起來。

羅 我也在轉念頭——

吳 那沒關係，你轉吧。

羅 呀？

吳 噓，我正想着很嚴重的事。

羅 老二我想把鞋送給你。

吳 呀？

崇 爹！

羅 真的不騙你，拿去吧。吳馬上穿上）好，老二，你知道我爲什麼送鞋給你麼？

吳 不知道，我也不管，有鞋我先穿上，美一美再說。

羅 我送鞋給你的理由就是：你吳萊是我們遊歷團的新任團長，你是我們的領袖，你要顧到我們的安全，你要設法保護我們性命，你要領頭把這荒島上的毒蛇猛獸一網打盡，賢甥，這就是我送鞋給你的理由。

吳 既是如此，那就原璧歸趙（還鞋）

崇 爹，你得教訓教訓他

羅 別忙，我饒不了他。叫老王來

崇 爹——

（王上崔隨之）

吳 老王你聽——

羅 別鬧，老王，你看我應該怎麼辦？表少他不聽我的話。

吳 哼！

王 小的可以大胆直說麼？

羅 你有什麼說什麼吧。

王 那我就說了：自從船沉以來，小的對於辦表少的方針倒是詳細考慮過。

吳 辦我的方針？

羅 噓！

王 自從到了這個荒島，表少的俏皮話越來越多起來了。

吳 自謙起來——唉，小意思，小意思！

王 可是表少一點正經活不作，成天喫飽了就惦着說些無聊俏皮話！這對於本島的發展大有妨礙，因此小的要大膽建議每次表少要是說俏皮話一句，我們就拿冷水一桶照着他頭上一澆——

（大家不語，崔上看熱鬧。）

吳 （左看右看，無人發言）我看誰敢！

王 老爺表少下次要再犯了說俏皮話的毛病，小的願意自告奮勇將他領到一個僻靜的地方給他澆冷水。

崇 爹，老王這太荒唐了。二弟是你的外甥！

羅 對呀，老王好歹表少是我的外甥，我們饒了他吧。我想他碰過這次的釘子以後也會學學說點像人的話了。

吳 到了荒島上何必說人話學說鳥話就夠了！唧唧唧……

羅 你看他又來了。

王 (準備澆水) 表少爺，您願意在那兒澆？在三位小姐面前還是找個僻靜點的地方？ (吳不知所措)

表少爺，請

吳 唉，也罷呀！

王 請表少把桶帶着。吳躊躇卒提桶隨王下。

羅 想起來真有點不好意思，不過我主意得拿定。

崇 拿主意的不是你，爹，而是老王。

羅 真的喏，叫你說穿了可不是老王。

崇 爹，您不能放棄您的權利。

羅 難道說我的忠心耿耿的老王會喧賓奪主？

崇 噫。

崔 我敢擔保老王不會的，他這個人很老實。

崇 我曉得。正因為他老實所以他才可怕。

崔 噫，我有點明白你的意思了。

容 他回來了。

羅 走，我們都到屋子裏去，好表示房子是我們的。

崇 爹，再不能放棄您領袖的權利了。

羅 我不，我絕不，你看着好了。

崇 可也，請教老王，你該怎樣才能保留你的權利。

（王上收拾柴火）

羅 老王，你是照我所吩咐的做的麼？

王 是的，老爺。

（吳濕淋淋擦頭上，脾氣還好）

真 老王，這太不像話了，太不像話了！

羅 Ben，這不是老王的錯，這是我命令他做的。

崇 爹別忘了。

羅 老王，以後沒有我的吩咐不許再——

王 是，老爺。

羅 瞧，用不着說他就明白了。

崇 不行爹，您說下去。

羅 呢，呢事情是這樣，老王，關於島上領袖問題，你的意思怎樣？

王 這個問題跟小的不發生關係。

羅 好極了，Miss，你聽見了沒有？這個問題跟他不發生關係好了，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

崇 我還是不太放心。

王 這個問題自然而然的就會解決的，我們不必干預，也不能干預。

崇 爹，你聽他。

羅 這個問題早就解決了：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是當然的領袖，你老王是一家之僕，所以你是當然的隨從，不是麼？

王 是的，老爺，到那兒都是一樣：做領袖的就是主人，做隨從的就是僕人。

崔 那就對了。

崇 別忙，等我再弄清楚點，老王，按你看老爺仍舊是當然的領袖。

王 我想是吧，我想是吧。

容 你不敢說一定？

王 小姐，這個年頭什麼事情都沒人敢說一定——特別在一個荒島上。

羅 老王，我不喜歡你這樣說話。

王 小的自己也不喜歡這樣說，可是沒法子，這是實話，情形恐怕不久就要大改變，我越看越不對，譬如說，方才聽見老爺說拾到了一根掉頭髮的針，又給扔掉了，小的真的替大家可惜。

羅 一根針這麼許多人搶還不搶得頭破血流麼？

王 不是這樣講，老爺有了一根針我們就可以拿獸皮縫幾身衣服，裁幾條褲子。老爺，您的褲子也該換換了。我們的褲子都該換換了！

崇 拿獸皮做褲子，我不穿。

王 小姐，在荒島上應該將就點。

崇 爹

王 小姐請放心，要是大自然不需要您穿褲子，那大自然會告訴您不用穿的。

崇 爹，你別這個人慢慢地要露出他本來的面目了。

羅 老王，你要是再提一聲「大自然」我就開除了你。

王 老爺——

羅 沒有第二句話，你走吧。

崇 走了倒放心了。

吳 走叫他往那兒去？你們忘了，這是個荒島。

(衆如夢驚醒)

崇 荒島有什麼關係？老王，你可以到島的另一部分去。(王如命但又轉回)

王 大小姐，還是留着我在這兒幹吧。

崇 滾！

王 這是您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不能離棄您。

崇 爹，還有一個辦法他不走我們走。

崔 真可惜！剛剛有點眉目就要搬家了。

容 你得忙起來了。

崔 忙倒沒關係，可是你們知道不知道，這些事十有九都是老王一個人做的？

崇 （不耐煩）怎樣，我們到底走不走？

羅 走走。

王 老爺！

羅 老崔，老二幫着把東西搬搬。

吳 可是舅舅，這些東西都不是咱們的，是老王的。

崔 這些都是老王一趟一趟從沉船裏取出來的，他爲了這些幾幾乎送了命。

王 老爺有什麼要用的東西請儘管搬走。

崇 一樣也不用。

吳 才怪哪！老王，你能不能把襪子脫下來讓給我？

崇 走呀爹（欲下）。

王 老爺，請聽我說——我並不是釘着要做領袖，您要想做，您可以試試。



羅 我可以試試！

王 您也許是最合適的一個人。

羅 也許！來呀，我們走。（魚貫而下）

崔 老王，我覺得很難受，不過我當然得跟着她們一起走。

王 那是呀，崔先生。（把小寶從小屋叫出）崔先生，請您勞駕把她一塊帶走。

崔 好的，好的。

寶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王爺？

王 你甭管，小寶兒，你跟着去好了，一回兒就會回來的。崔先生，再見。

崔 再見。他們是向那一邊走的？

王 向西他們都是餓着肚子走的。（打開壺蓋）我這火鍋已經燒得了。現在刮的正是東風——火鍋的香味兒刮過去一定會把他們又給帶回來的大自然已經起頭在搗鬼——大自然就在我這  
個火鍋裏面。崔先生，回頭見吧！

崔 再見，老王。

寶 王爺，回頭見。

（天色已黑，火光照在王臉上，非常威武。四週祇聽野獸動靜聲，王提斧巡邏，然後仍立火旁，將鍋蓋打開，使香味西送，少頃，黑影子一個一個走回來圍壺而坐，祇有崇獨立樹旁）

——幕徐落——

第 三 幕



兩年後荒島上之全家福。開幕時維和寶在唱，在鬧王的「肅靜」牌軌軌在響。

羅（立止歌唱）我還以為咱們的王爺出去了哪。

寶你看牌子不是伸出來了麼？他怎麼會出去？要是王爺看見你在這兒躲懶呀——（羅趕快放下樂

器——鉛桶——穿上圍裙，拔鷄毛，寶擺桌。）

羅他在那兒做什麼？

寶他大概在想法子裝冷熱管哪。

羅王爺真行！甚麼傢伙沒有就做出這許多玩藝出來。

寶他自己做傢伙。

羅是呀，仗着幾顆鏽鐵釘就什麼傢伙都做起來了——真不易！一共才兩年的工夫，什麼都有了——冷水熱水，電燈電話，嚟，跟在這種主兒手底下做事真福氣！

寶老頭子，我問你：你常常想到從前的事情麼？兩年前跟現在有點不大一樣了！

羅太不一樣了！環境會改變現狀的——

寶要是有一天能夠回到上海去，老頭子你要回去麼？

羅我早就不把這事放在心上了。

寶 前好些日子有隻船走過你還想來着哪，喏，你忘了，老頭子，就是那一天——鳴……地……了一隻大洋船，我們像瘋子似的跑到海邊向船拚命地大喊大叫，拚命地招手，可是人家的船一點不理，咱鳴地又開走了。

羅 唉，可惜那時候王爺還沒把電力裝好，不然就可以跟那隻船通訊息了（視線移到一盞電器上）小寶兒，你知道麼，多啱把那個機關一開不到兩分鐘島上的周圍就會起了烽火，叫走過的船好注意。

寶 是呀，王爺真能幹！

羅 船來了就可以回家，回上海——

寶 逛大世界——

羅 吃國際飯店開茶話會——致詞——

寶 老大房的五香大頭菜——

羅 （清清嗓子） 諸位來賓——今天——兄弟沒有預備什麼——不過呢——兄弟想起一句格言——

寶 嘻嘻嘻嘻……

羅 唔，小寶兒說正經的，我肚子有點餓，我可不可以先來個煎雞蛋吃吃？

（吳上）

吳 什麼，先給你來個蛋？憑麼要先給你來個煎雞蛋？

羅 沒你的事，反正老總從來不向我頭上澆冷水。（下）

吳 噲說起，我三個月沒挨澆了！你知道麼？寶妹才上個禮拜老總對我說：「老吳近來你無聊俏皮話說得少的多的多了。過後也許用不着再澆了。」啊，這是多末鼓勵人的話呀！

寶 真個的，老二，你近來長進的實在不少。

吳 謝謝你，寶兒，你能看出我長進就好了。（寶下，崔上手持一盒數片）喂，老崔，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崔 先別告訴人呀：這是一套括臉片，是送給老總的——每次用一片。

吳 （開盒）唔，是蚌殼——蚌殼磨成了片——好法子，好法子，老總一定喜歡，他最喜歡成套的玩藝了。

崔 你也看到這一點了麼？

吳 當然。

崔 他近來做的事情似乎過於堂皇。

吳 是呀，有的地方真有點看不慣。

崔 （怕寶聽見）他叫女士們給他做的那身長袍子你覺得怎樣？

吳 像件龍袍。

崔 一點不錯，真像龍袍，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他老穿上它。好，我去了，我要到磨房裏去把這些殼

吳 片再磨快點，括起來舒服。  
嘿，老崔我跟你說一句話。

崔 嗯？

吳 你是個基督徒不是麼？

崔 是呀，怎麼？

吳 那你肯幫我個忙？

崔 什麼事吧？

吳 你給我做個證婚人，好麼？

崔 證婚？真怪！

吳 怪一點不怪，這是最自然的事情。你知道，凡是自然的總不會錯的。

崔 不，我意思是說真巧，今天剛剛還有個別人找過我，叫我證婚。

吳 誰是個女的？

崔 不，女的老早就找過我了。不，今天找我的老總他自己。

吳 真的？這傢伙的觀察力是有一點。

崔 噢，你以為他是指你的婚事說的？

吳 很可能，很可能，這些日子我眼裏直冒情火，難道他還會沒看出來。那末你答應他了？

崔 我答應了，我說這是分內的事。

吳 那好極了。我先謝謝你，老崔。

崔 你準知道老總是指你的婚事說的？

吳 沒錯，你放心好了。

崔 恭喜恭喜，老吳。三妹的確是個好孩子——

吳 三妹？你怎麼會以爲三妹呢？

崔 噢，不是你自己告訴我的麼？我們剛飄到島上來的時候我就——

吳 唉，彼一時此一時！不錯，三妹是個好孩子，我承認，可是老崔，我心意中另有人在哪！

崔 誰？

吳 小寶兒！

崔 怎麼，你跟小寶兒？老吳，我勸你還是再考慮考慮吧——你不能就因爲人家會燒一兩個好菜就要娶人家。

吳 我不是爲了她會燒菜。

崔 她對你怎樣呢？有意思麼？

吳 噓，意思大着哪是呀，我也知道，說這廢物怎配得上她，可是我打動了她的心。

崔 唉，走運的人總該走運，我就不行；二妹近來理都不理我。



吳 老崔，你看開着點。

崔 唉，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兒，總把我懸着，好像球隊裏預備員似的，老挨不上個兒！唉，別提了！老吳，恭喜你。

吳 多謝多謝。那隻黑豬怎樣了，病好點了麼？

崔 好多了，今兒肯吃點東西了（下）。

吳 （喊寶）寶兒，你忙麼？

寶 （由樹房間的上菜小門探頭）忙總是忙的，不過要是你叫我哪——

吳 你要是有工夫，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寶 （上）好呀，什麼事？

吳 寶兒，我從前是多末大的一個窩囊廢呀！

寶 嗯，從前的事就別提了。

吳 我現在固然也算不得怎麼了不起，可是寶兒，你聽着：我平生碰見過的女人不少，可是我沒碰見

你就可以算是沒碰見過女人。

寶 你小心，說俏皮話要澆冷水的。

吳 不，寶兒，這不是俏皮話，這是極誠懇的話。我知道，澆冷水對我固然有莫大的影響，可是像你這樣向我澆熱水，影響就更大。

資 老二，說了半天你是不是要約我陪你走路去！

吳 不祇那個——（跪）資兒，我要約你做我的終身伴侶；我要給你蓋所房子，給你做凳，做桌子，做碗，做筷子，做床，做櫃子——

資 我最喜歡聽你說話。老二，你蓋的這所房子除了我還有誰住在裏頭？

吳 不會有誰的；有的時候也許會有你的丈夫——

資 那不行。

吳 不要緊的呀，我不會老待在家裏頭的呀。

資 嗯，也不行。我不要嫁你，我不愛你。

吳 哎，不要緊的呀！瞧，一個禮拜有三天我要住在外邊修堤去，其餘的日子也不會怎樣見面的，因為我從早到晚總忙個不了。甚至於禮拜天你要是不願意見我的話，我可以出去釣魚去。

資 算了吧，老二，別提這樁事，好不好？

吳 （起身）好好，不提，不提。資兒，你拒絕我的求婚，老總要失望的。

資 怎麼說？

吳 他有意要我倆結婚。

資 你跟我王爺要我跟你結婚？（傷心之至。外有崇之人猿泰山聲，資挺身而起）喏，就是她，就是那個不要臉的東西，把王爺的心從我手裏搶了過去（崇男裝背鹿上）哼，看她那副神氣！

崇 竇兒，別生氣。瞧，多大的一隻鹿（竇不理，走開）。

吳 那兒打的？

崇 我走到企鵝灣就瞧見一羣鹿在跑，可是我得沿着銀沙湖邊爬過去才能佔他們的上風。結果你猜怎樣着我偷偷地爬了半天還是叫牠給看見了。於是乎我索性就轟下去。我越轟牠們跑得越快，越快我越轟。哈，那才好玩哪！後來我看準了一隻胖的——喏，就是這一隻——看準了不撒手緊緊地追着牠——牠上山，我也上山；牠往下滾，我也跟着滾；牠下水，我也往——跳；牠爬上岸去，我也跟着上去；牠上我上，牠下我下，追，追，追，一直追到米菓林才把牠一箭打死！咳，嗚！

竇 你累吧？

崇 累才不哪，我精神大着呢！（上梯放弓，哼哼着山歌）

竇 我最受不了聽人家哼哼了！

崇 我樂意。

竇 （頓足）你還哼？

崇 我偏哼。

竇 你敢

崇 哼……

竇 你——

吳 唉，得了得了，何必呢？叫他（指王）給聽見了，該怎麼交代？

崇 小寶兒對不起你。你要是覺得啾啾討厭，我慢慢學着不啾啾就是了。（寶笑）怎麼了，小寶兒？怎麼又得罪你了？

寶 （哭着）因為——因為我沒有把你氣火了……

崇 從前我倒很愛發火，現在我脾氣好多了。

寶 你是怎末變的？

崇 生活會改變人的脾氣的。從前住在家裏成天過着無聊的日子，那還不動肝火發鬼脾氣等什麼？現在好了，現在我的生活老是豐盛的，天天不是打獵就是網魚，不是撒種子就是剝獸皮，奔奔跑跑，天天在忙，沒有一個時間閒着的，多末好玩——多末有意思呀！

（容和真持魚杆上。）

真 嘿，你們瞧這條大魚！

容 是我們釣給老總的。嚟，我們直怕晚了，是一路跑回來的。

寶 不晚，趕快，你自己下手吧，二貓。

真 今晚老總要誰伺候他，定了麼？

容 （洗魚）該輪到我了。

真 才怪哪。

寶 也不是二貓也不是三貓——老總今天還是要大貓。(崇得意得跳起來)。  
真 大姐這個傢伙真走運。

寶 你瞧，美得她！你別誠心做出這怪樣！饞人家行不行？

崇 我那兒是饞你，我高興我願意，你也高興。

寶 我也夠美的——剛剛有人跟我求婚。

真 求婚？

容 誰不會是——

吳 (無精打彩地) 你們不必大驚小怪——跟小寶兒求婚的不過是我就是了。

崇 哦，你。

容 唉，原來才是二表哥。

真 嚟，二表哥，你嚇了我一跳。

容 二表哥，你瞧這魚多麼新鮮，來，幫我燒一燒。

吳 我今天不下手了吧？好不好？我心裏煩！我去憩憩去。(下)

崇 寶兒待會兒老總不是叫我站在他旁邊伺候他麼？我得打扮打扮。寶兒，你能把圍裙借我用用麼？

寶 不能。

真 對了，別借給她，小寶。

崇 老總最喜歡伺候他的人穿圍裙，你是知道的。

寶 我不管。你要是要，你自己去找一條好了。

崇 這島上就這末一條，叫我去那兒找去？

寶 嗯，就這末一條——是我的。

崇 小寶兒把圍裙脫下來給我。

容 別，小寶兒。

寶 我不給。

崇 (動手) 我看你給不給。

寶 我偏不給，你怎辦吧？

(「別吵」牌出現，立刻靜默。大家都按步就班去做菜，開飯。王手執一卷上，坐桌，崇立在一旁拉着葉製手風扇。)

王 大貓給我倒杯葡萄酒來。(崇倒酒後仍拉風扇) 這口湯做得還甜，就是濃着點。

崇 是，老總。

王 大貓，你長得相當漂亮。

崇 呀？

王 我想說這句話的人我不是頭一個。

崇 噢，老總！

王 島上沒有什麼人追求你吧？

崇 那裏有

王 我還以為老崔或者是老吳——

崇 他們敢！

王 我料他們也沒有那份勇氣。再給我加點酒（崇如命）今天你有什麼成績？

崇 我在米菓林裏打了一隻鹿。

王 唷，你走了那麼遠哪？黑水峽你怎樣過去的？

崇 是從上面的繩子吊過去的。

王 用手一吓一吓地攀過去的？

崇 一點也不覺得害怕。

王 你胆子真大！可是往後可別再這樣做了，這是很危險的。

崇 怎麼呢？老總攀繩過峽多好玩！

王 我不許你攀。

崇 我要攀。

王 大貓，過來！（嚴而不厲）我的話你得聽。

崇 我不聽。

王 (微笑) 好看吧。對，你就瞪着我吧——瞧，是不是果然瞪了。對，抓起你那對兒小拳頭來，頓你的腳，敲你的衣服角吧。(崇依次……做了哭) 哈，傻孩子，那是爲你好，我才叫你不要冒險。

崇 (拭淚) 啊老總，我真從心裏頭感激你。一嚮我還沒有盡了我的力量來順您的心。我知道您最喜歡人穿圍裙，可是我還是穿着這個——

王 是，我是喜歡人穿圍裙，也許是因爲我太老古板的原故。(崇又要哭) 啊，別哭，大貓圍裙子不圍裙沒什麼關係。

崇 我怎樣才能使您歡心，老總？

王 不用愁，孩子，你已經處處使我歡心了。你——(欲談愛忽止) 我飯吃完了，收去吧。(崇收桌。天已黑，崇開電燈。王一直在觀察她) 大貓，你就是有一件事情使我不大歡心(崇驚動) 就是你那兩隻手的動作。

崇 怎樣呀？

王 這樣，像洗手似的。真怪別人也有這個毛病。

崇 老總，難道您忘了麼？

王 什麼？

崇 從前有個某某也有這個毛病。

王 你是說我麼？是呀，想起來真有點寒心。



崇 您搓手的毛病早就沒有了。大概凡是底下人就會有這個毛病——這是很自然的事。

王 你說得對，這是很自然的事。(立欲有所言) 大貓——唉！

崇 老總，您嘆了一口氣？

王 是麼我在想。(踱步忽至崇前，音調悲慘) 大貓在這島上我做什麼事情都要對得起人，特別要對得起你。

崇 我們大家都信任您，我們這點信任心就是我們給您的唯一的酬報。

王 現在我要一個更大的酬報。你認為這對你是公平的麼？你認為這是光明正大的麼？我干凱發做事一嚮是光明正大的。要是我們現在是在上海——

崇 大家都知道，回上海是個夢想，以後絕對不會有這個日子的。

王 我在想，大貓，我想起兩個人，這兩個人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一個是羅大小姐，一個是老王——  
常差頭兒

崇 哼，羅大小姐那個驕生慣養，毫無血性的動物老總，請您掉過頭去把這兩個人忘了吧。

王 我忘的差不多了。這個人，這個當底下人頭的，在這兩年之中有了個做人的機會，他抓到了這個機會就沒放鬆。兩年來，他下過一番苦工，慘淡經營，把荒島作成一個可以居留的所在。回想起來，他失敗的地方固然是很多，可是他成功的地方也不能說是一點沒有。因此他就漸漸地自信起來，把以往的一切，以往的卑微，以往的寒苦，永遠的放在腦後不顧。但是如果那末一天爲了你，

非要把他找回來，爲了你非要這個隱約的黑影子重新露面，那無論怎樣費力怎樣吃苦，我也要想法把他牽回來，讓你使用。

崇 你說得這樣的大方，這樣的慷慨！您不僅僅是我們的「老總」，您是我們的王！（五體投地）

王 王哈，有的時候我覺得——（欲言復止）我不會說話，話又挺難說！近來老有那末一種聲音在我心頭上喊叫着——

崇 那是大自然在喊叫！

王 我知道，我知道！

崇 那！你不能壓制大自然，你不能壓制它！它在喊叫什麼？告訴我，它在喊叫什麼？告訴我，我的老總！我的王！

王 王！是的，我是王！我是島上的主宰，人人爲我勞苦，人人爲我使用——

崇 （隨和着）你是王！你是主宰！人人爲你勞苦，人人爲你使用！

王 我何必遲疑，何必退縮？我是王！島上的一切唯我獨尊！我說了，我做了，這不會錯的，不會有人抱怨，不會有人罵的！（堅決）羅慕崇，我漸漸地愛上了你——你有胆量跟我結合麼？我是王！我是主宰！人人爲我勞苦，人人爲我使用！

崇 是的，是的，你是王，你是我的王，我的主宰。（屈膝王前）我要爲你勞苦，我要爲你使用。

王 （輕輕將崇扶起）不，你不能爲我使用，不能爲我勞苦，你要坐在我的身旁，來做我的娘娘。（崇坐王旁）

衆女在小廚門上擲子藥，但無人接遞，敲磬無效。容上——先端給你娘娘（衆女呆如木鷄）二貓這個孩子不錯。

容 請老總多多指教。

王 你們可以坐下。（衆女上。吳興高彩烈吸雪茄上。見王忽假裝正經坐下）老二（吳立）你的衣服近來太骯髒了，往後得留神點。

吳 是，老總（坐）。

（羅和崔上）

王 老頭子，你來得正好，我正要找你。

羅 （嚇一跳）是不是因為我陰溝沒打掃乾淨呀？

王 不是的，不是的。（斟酒）老頭子，我要跟你喝一杯。

羅 老總敬您一杯。

王 同時也敬她一杯。老頭子，蒙這位小姐不棄，她要跟我結婚了。

羅 大貓

王 我未曾事先得您的同意，抱歉之至，可是大自然——老頭子，我現在請求你的同意。

羅 您還要請求麼，老總啊，大貓！

崔 恭喜您，老總，恭喜您。

吳 願你們長命百歲，多子多孫。

崔 多啻吃你們的喜酒呀？

王 (與崇耳語後) 等喜裙一做好就可以行禮諸位朋友，我謝謝諸位的盛意，多謝多謝。希望諸位今晚不要約束要盡情地歡樂一番，我不奉陪了。大貓，椰子羹送到我樓上去。(下二女包圍崇)

崇 啊，爹她們掐了我一把！

羅 二貓三貓別這樣子！不許掐大姐，以後就許大姐掐你們，聽見了麼？

(寶在哭二女爲之辯護)

容 小寶兒真可憐！

真 不是麼？老總幾幾乎都選上她了！

寶 沒有，他沒選我，是我選上他。你們不准說他的壞話。

吳 (向羅) 得，這一來可便宜了你了！太上王誰敢惹！

羅 喂！

吳 不過我倒霉了——你那份打掃陰溝的差事一定是歸我了！

羅 那就請偏勞吧，哈哈！

(大家狂舞起來。王穿御袍上，衆不敢舞。)

王 跳呀，跳呀！看見你們高興我更高興。

崔 在老總面前我們就不敢太放肆。  
王 不要緊，我要你們跳。

（衆跳，王也參加。最熱鬧時，忽聞礮聲。）

崔 這是船上發出來的礮聲，不是麼，老總（衆下）。

王 是的，這是船上發出來的礮聲（上樓）。

崇 爹，你聽見了麼？

羅 聽見了。

崇 那是礮聲呀，爹！

羅 是礮聲，我常常聽見這聲音，這祇是個夢，不要去理它，還是接着跳我們的舞吧。

崇 爹，你看他們都往海邊跑來，我們也去。

羅 是呀，往海邊跑，我常常夢見我往海邊跑。

崇 爹來呀，快！

羅 忙什麼，孩子，這不過是個夢。

王 （下樓）是一隻大船，燈火都看得見了。

羅 對了，船，船，老是船。

崇 爹，這回是真的了，不是夢。

羅 這是個夢，不是麼，老總根本沒有來船。

王 是來了船了，老頭子，不是個夢。

羅 你不是騙我的？

王 不是，這是真的。

羅 真的來了船了！真的來了船了！哈哈……（狂笑下）

王 在島與大船之間來了隻小船，一定是想來取水的。

崇 小船快要到了麼？

王 不，它走了半路又搖回去了——那聲礮響一定是叫它回去的，他們沒聽見我們的喊叫以為島上沒人。

崇 又搖回去了！險一點，險一點！不來也好，不來也好。

王 不用怕，我可以把船叫回來。（至電氣機闕）

崇 （止之）你要幹什麼？

王 我要把島上周圍的烽火點起來

崇 不能點了會有什麼結果，你不知道麼？

王 我知道：烽火一起，我們島上的生活就要告一個自然的段落了。（將崇推開，欲攀電機闕）

崇 老總，把船放過去吧。

王 老頭子你沒看見麼？他要回家之心多未盛呀！

崇 老總我害怕。

王 啊，可愛的大貓！

崇 老總，把船放過去吧。

王 不，我王凱登做事總是順其自然，我不能逆道而行。

(機關放開，烽火立起，吳上。)

吳 老總，小船又回來了，水手都上了岸了！(王下) 啊，我們得救了，得救了！

崇 你這樣興奮麼？

吳 嗯？

崇 難道我們島上的生活不够美滿的麼？

吳 美滿呀！

崇 二弟，我們永遠不能忘記老總的恩德。

吳 怎會忘記呢？誰要忘記了誰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大——(羅聲：「船主請！」) 嗯，事情是要有變化了。

崇 不會有什麼變化的。

吳 變化大了。

(衆上，羅陪船主上)

羅 船主，這就是我們的小家庭。我要代表全家感謝您這次的光臨。

船主 我們得着這個機會爲公使劬勞，真是榮幸之至。

羅 客氣客氣。船主請到上邊去談談，同時也參觀參觀。喂，倒茶，老王！(羅等上樓，只剩崇)  
崇 老總，我是不會離棄你的。

(王強笑，搖頭，將御袍脫在地下，崇仍不放棄，王低頭搓手，變回僕人)

王 (指樓上) 請，大小姐。(小寶兒在廚房探頭)

(小寶在門探頭，崇仍依依不捨，帶淚慢慢走上樓去——)

——幕徐徐落——





第  
四  
幕



數月後回到羅公使之客廳開膳時羅躺在沙發讀吳萊的大作容和真在欣賞剪報

眞（讀剪報）——總之荒島探險記一書乃新書中之最能引人入勝者，此書專述作者吳萊博士及其伴出遊歷南洋途中遇事，飄流二載之經過，內容充實，筆峯尖銳，誠報告文學中驚人之作也。」

吳 這裏還有段更好的批評看。

容 讀荒島探險記後不得不向作者吳萊先生致敬。吳先生誠國內探險家中之最優秀者也吾人

讀其書則欲視其人。」

吳 唉，誇得我怪不好意思的！這兒還有一段。

眞 「作者吳萊，不但是位偉大的探險家，而且他是位偉大的著作家，他描寫島上生活，可謂無微不至，甚至於同行的使女馬弁他也略有提名，這正是他的細心之處。」

羅 不錯，不錯，實在不錯！就是有一點，這部書你不該叫它荒島探險記，你應該叫它吳萊飄流記，因為這書淨講你一個人的事。

吳 也不見得，也不見得。

羅 這裏頭每件冒險的事似乎都是你一個人幹的，真太難了。你勻給我一兩件又怎的了呢！

吳 舅舅，我不是沒提到您呀，我說鑽木取火是您發明的。

羅 真的在那兒，在那兒。

(王端茶上，衆窘，王下。)

真 第八十一頁——爹，您翻到第八十一頁。「一隻大斑虎直奔羅公使撲將上來，但羅氏態度雍容面不改色。」

羅 第八十一頁。

容 「拉起弓來對準了就是一箭——」

羅 啊，老二有面子，有面子。

容 「可惜沒有射中。」

羅 呀！

容 「幸虧不書作者聽見他的喊叫——」

羅 我的喊叫？

容 「拔起刀來拾上前去一刀兩斷，將猛虎的性命結果了。」

(羅怒合書欲罵，王送晚報上衆窘。)

羅 新聞晚報登了點什麼新聞，Bella

真 沒什麼新聞。

吳 沒新聞，偏偏叫作新聞晚報，真是沒道理！

(吳等鼓掌見王正山廚內取桶走過，吳以爲仍在島上隨桶欲下門閉始悟。)

羅 是我叫他把桶拿走的。

吳 我還以爲——哈哈……(下)

容 爹，有老王在這兒真不舒服——成天得提心吊胆的。

羅 老王真是塊病。

真 你們真沒良心，老王是避免嫌疑才待在這兒的。

容 萬一小鮑的母親問起他來，怎辦呀？老王又不會撒謊的，而且鮑老太太什麼事情都要追問到底的那末一個人。

羅 是呀，所以我說老王是塊病。這都是你大姐的不好，她昨天非逼着我把她跟——跟老王的事對小鮑提，不然她就要跟小鮑解除婚約。

真 她發瘋了？

羅 她說這是規矩。

容 您對小鮑提了麼？

羅 沒有，可是大姐以爲我提了。今晚小鮑來，非對穿了不可，唉！

(崇上用手示意妹等走開)

真好，二姐，咱走反正我們也知道是什麼事。

(崇欲與父談，但羅在呆想，崇忽作人猿泰山聲。)

崇 嗚嗚嗚……

羅 (驚起) 啊！回到家來，你還這樣怪叫，真是！

崇 忘不掉怎辦呀？島上有許多事情我是忘不掉的。

羅 回想起來，島上的生活不算不舒服，至少不用穿硬領。

崇 在島上待慣了，回到家真感覺到不方便，不用說別的，穿上件旗袍邁大一點步都不行。

羅 噢，對了，你穿的這末漂亮幹什麼？

崇 剛才樂士打電話來說他要跟我談談，談什麼他沒說，不過我想一定就是這件事吧。爹，您告訴了他好極了啊！真糟！可是當時在島上倒覺得很自然的。

羅 Mary，你別再提「自然」這兩個字吧。

崇 樂士老老實實地等了我兩年，真有點對不起他，要是稍微抓着他一點小錯，那我島上那一段事就根本用不着對他提了。

羅 大貓 呃——Mary，這都是老王的錯，他——

崇 不，我們不能怨老王，怨我們當時糊塗就是了。爹，您聽見麼？您聽見浪花的聲音麼？您看得見那月牙似的沙灘麼？

羅 看是看得見，不過漸漸模糊了。想起來，那時候日子過得倒不錯，好像做夢似的。

崇 可以說是個美夢——神話一般的美夢！可是同時也很現實。這兩年我爲人如果有點進步的話，那都是老王山功勞。所以，爹，我一定要您把事情告訴小鮑，他聽了之後要是覺得應該解除婚約，那他可以解除；我是主張光明正大的。

羅 可是——

（鮑樂士上）

崇 爹，您請先上樓。

羅 可是我應該告訴你——

鮑 羅伯伯，我想跟 Mary 說幾句話。

羅 可是——

崇 爹，您先上樓吧。（羅下）有什麼事，樂士？

鮑 唉，這件事情弄得真糟——我真不知道從那說起。

崇 你說吧。

鮑 第一點要注意的是你我相離已經有兩年了。我們決想不到還會再見面的。

崇 是呀，荒島離家又那末遠。

鮑 可是同時這事情絕對是沒道理的。

崇 呀？



鮑 所以我已經告訴過媽了。

崇 你已經告訴過她了？

鮑 當然了，我什麼事都告訴媽的。

崇 她怎麼說呢？

鮑 她就沒拿它當回事。

崇 沒拿它當回事。

鮑 她說你跟她會笑一大場的。

崇 你母親真不是個人！

鮑 Mary!

崇 笑可好那末傷心的事——笑？

鮑 我能替你傷心就好了。

崇 樂士，你人太好了。

鮑 她長的很俏皮（呆瞪鮑一眼）是的，她不像你這樣好看，這樣高貴。不過我可以聲明，在我跟她的當中並沒有什麼，祇可以說是賣弄點風情罷了。我們還通過幾封信，不過那些信已經都給追回了。這都是因為在車站等車等出來的事情：那一天火車誤了點，所以我就等等呀等的就遇上她了！她的眼睛又那末的大，那末的動人！

崇 樂士，你今天跟爹在外邊喫午飯的時候沒——

鮑 我沒跟他吃午飯，他約好了我，後來他又打電話來說他另外有事不來了。

崇 可是他給你去過一封信？

鮑 沒有。

崇 那你跟爹始終還沒碰過頭？

鮑 沒有呀。

崇 樂士你說的這個女人是誰，她是幹什麼的？

鮑 她呀——她是——呃——她是個老媽子。

崇 什麼？

鮑 老——媽——子！梳頭娘姨說來也怪，我頭一次碰見她還是在這間屋子哪。喏，就是上次你們大

請坐請底下人們上來吃茶點，所以這事還可以說是你爸爸惹出來的禍。

崇 你——你跟一個梳頭娘姨？

鮑 她叫秀貞——顧秀貞。

崇 我的隨身老媽子。

鮑 Mary，你能饒恕我麼？

崇 啊，樂士，樂士。

鮑 媽不讓我告訴你。

崇 你告訴了我我真是高興極了。

鮑 其實告訴了你也不要緊，我跟她根本就沒發生過什麼關係。

崇 那就更好了。

鮑 我媽說跟一個老媽子就是發生過什麼關係也無所謂。

崇 樂士，剛才我說你母親不好，你不要見怪呀，我那是瞎說。

鮑 我媽還說，老媽子無所謂，要是像我們這階級的女人做出這種事情來就不行了。

崇 說的是呀，說的是呀。

鮑 我媽是個好人，她要我娶一個好人，所以她看上了你。

崇 是呀，我知道。樂士，你媽一會兒就要來了，在她未來之前我要先上去跟爹說幾句話。

鮑 關於這件事情。

崇 不，關於另外一件事。這件事我不會跟他提的。

鮑 Mary，那你真的饒恕我了？

崇 當然了，當然了，火車誤了點有什麼辦法呢，是嗎？

鮑 車誤點誤得真厲害。

崇 還有，人孰無過，不是麼？樂士，我們結婚之後不要過些無聊的日子，我們要一起做點有用的工作。

鮑 是呀，我一定要叫爹在部裏給我找一份好差事做做。  
崇 不，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做官，我是說要做事。（下）

（鮑夫人上）

鮑太太 哼，樂子兒，你自己一個人待在這兒幹麼？

鮑 媽，我把事情都告訴她了；她還好，沒跟我翻臉。

鮑太太 哼，傻小子！這些就是他們從荒島帶回來的紀念品麼？Mary 那去了？是不是到裏邊去抱頭

大哭？

鮑 嗯，奇怪，她倒沒哭。

鮑太太 沒有麼？哼，我知道了，像 Mary 這種冷血動物是不會哭的。

鮑 不，媽，人家的血并不冷，人家是寬宏大量，饒恕了我了。

鮑太太 啊！

鮑 火車誤點這段她真信了。她還說人孰無過。

鮑太太 她說來的？

鮑 嗯。

鮑太太 哼，這句話有點邪氣：人孰無過！樂子兒，你看 Mary 靠得住麼？

鮑 靠得住，靠不住您應該知道，媽。

鮑太太 我怎知道我也沒跟着在荒島上。

鮑 今兒個您不是看吳萊的荒島探險記看了一早晨麼？

鮑太太 我怎知道書裏說的都是實話？

鮑 那怎會錯？人人都說是真的麼？

鮑太太 我怎知道他們不在撒謊？

鮑 他們何必撒謊？

鮑太太 他們又何必不撒謊？老實說，我要是從荒島上回來，我不撒謊才怪！哼，在島上受過兩年罪，回

到家來還不盡量說些大話騙騙人，好撈個本兒，他們不是有兩個傭人跟着去的麼？

鮑 對了，他們是帶老王去的。（鮑太太按鈴）媽，您叫他來幹什麼？

鮑太太 我要把老王叫來問他幾句話，樂子你聽着，一會兒老王回答我話的時候是不是一開口就

說：「太太，事情是這樣的——」

鮑 怎麼講？

鮑太太 因為人要撒謊總是先這末說：「事情是這樣的——」

鮑 唉，媽，您不該在人家裏惹出是非來。

（王上）

鮑太太 老王是我叫你，老王你也跟着到荒島去來的？

王 是的，鮑老太太。

鮑太太 吳萊先生這部荒島探險記真有趣呀？（王鞠躬）你說是麼，老王？

王 這書小的沒看過，鮑老太太。

鮑太太 奇怪，他們應該送你一本看看。

王 也許老王不認識字呢？

鮑太太 老王，島上有什麼書本沒有？

王 祇有一本，徐志摩詩集，是小的帶去的。

鮑 徐志摩沒聽說過。

鮑太太 老王，跟在荒島上的不淨祇你一個傭人吧？

王 不，老太太，還有一個女傭人。

鮑太太 我要見見她。（王鞠躬而不動）叫她上來。（王下）

鮑 這太難了，媽！

鮑太太 我非盤根問底不可！哼，你以為做母親是容易做的——隨隨便便就娶起兒媳婦來了。

（容和真上）

容、真 啊，鮑伯母，您好。

鮑太太 哦，二小姐三小姐，打扮得真漂亮。在荒島上可不是這樣打扮了吧？你們在島上穿些什麼？

真沒這樣講究不過樣子也差不多哈！

（崔上）

鮑太太 啊，您好，崔少爺？

崔 鮑伯母好。

鮑太太 書上沒怎樣描寫你的事？

崔 我在島上佔的地位不重要，鮑伯母。

鮑太太 這是什麼意思？（崔無以答）

鮑 老崔，聽說你找着事了，道喜呀！

崔 謝謝。

鮑 什麼事？

崔 唉，慚愧的很。

鮑 怎麼呢？

崔 我找着的也不是份什麼好事，在中學裏當個體育教員就是了，沒事教學生們打打球，無聊透了，遠不如在荒島上活得帶勁兒哪！

（吳上）

鮑太太 啊，作者來了！

吳 啊，鮑伯母您一嚮好——一嚮好！

鮑太太 嚶，吳少爺真了不起，真了不起。您的大作簡直是動人極了，比小說書還要動人。  
吳 您太誇獎了，鮑伯母事情呢是這樣的——

(包、母子二人相望，窘局。)

容 鮑伯母您知道麼？我跟崔約翰訂婚了。

真 我跟吳萊表哥也訂了婚了，鮑伯母

鮑太太 啊，那你們這趟倒不算白去呀？荒島原來是個浪漫的地方——

(大家窘雜和崇上。)

羅 啊，鮑二嫂兩年不見倒年青起來了。

鮑太太 得了吧，公使，別開玩笑了。(向崇)你挺高興呀，大小姐？

崇 高興極了，鮑伯母。

鮑太太 他告訴過你——

崇 呢，呢，鮑伯母，事情是這樣的——

羅 你瞧，二嫂 Mary 都快結婚了，怎麼不高興呢？

鮑 結婚跟誰呀？

崇 跟誰您還不知道麼？



羅 呢，二嫂您瞧過我們荒島帶回來的玩藝麼？

鮑太太 是呀，我正要參觀參觀（王和寶上）那我先參觀這兩個吧。

鮑 羅老伯，這可沒我的事呀

鮑太太 哦，公使您不是老叫我跟傭人們時常談談話平等平等麼？對了，你們在荒島上講平等來着沒有呀？關於這一點吳少爺的書倒是一字沒提。

吳 鮑伯母，事情呀是這樣的——

羅 不，二嫂，我告訴你——事情呀是這樣的——

崇 爹，我們用不着掩蔽；我們也沒有做丟人的事，何必掩蔽哪？鮑伯母要問老王話，就請她問好了，希望老王一一答覆。

鮑太太 對呀，大小姐說的話對呀，都是一家人，何必大驚小怪哪？老王，你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王是鮑老太太。

鮑太太 島上是人人平等的麼？

王 不是鮑老太太，島上跟咱們家裏一樣，也是沒有平等的。

鮑太太 在島上還是有上下之分麼？

王 還分，老太太。

鮑太太 底下人們呢？

王 底下人還是底下人。

鮑太太 好極！怎辦得到呢？你告訴我，孩子。

寶 那——那都是老總一個人辦的，老太太。

王 底下人們管主人家叫做老總。

鮑太太 哦！公使，你知道麼？

羅 呢，是呀，他們常着我面叫我老爺，背着我面叫我老總，你說可惡不惡！

鮑太太（對王）在島上吃飯你不跟上頭人一桌吃吧？

王 不，老太太，自己一個人吃。

鮑太太 你呢，孩子，你是不是跟老王一塊兒吃？

寶 不是，老太太。

鮑太太 那你跟誰吃？

寶 跟——跟老頭子，還有大貓小貓！

吳 哈，老頭子！那是我們在島上養熟了的一隻猩猩！鮑伯母，冬冬冬！（作羅抱鈴桶舞蹈狀。）

真 可不是，老頭子真好玩！

容 大貓小貓也挺好玩的。

鮑太太 哦，我明白了，這些都是你們養熟了野貓，是不是呀？

羅 囑

鮑太太 從前底下人們的每月一次茶話會——

王 取消了——老總命令它取消的。那種茶會在島上似乎不大自然。

鮑太太 那可以證明這種茶會是個大錯誤，公使？

羅 我承認，我承認，是個大錯誤，是個天大的錯誤。好了，老王，你下去吧。

鮑太太 等一等。老王，我還問你一句，年青人究竟是年青人，年青人在島上免不了——免不了有些

鬧戀愛的事情？

王 有的，老太太

鮑 媽！

鮑太太 誰跟誰？你告訴我，孩子。

寶 呢——呢——老太太——

吳 呢事情是這樣的——

鮑太太 孩子，你說，是誰？

寶 是——是表少爺。

鮑太太 表少爺跟誰？

真 我不是剛告訴過您麼，鮑伯母，表哥跟我訂婚了？

鮑太太 我知道這是現在的事情，可是你們住在荒島上有兩年之多，誰知道——表少跟誰？（指崇）

寶 不是。

鮑太太 那我就管他跟誰了。好了，你們下去吧，沒事了。

鮑 媽，這太難了！老王，你也不必在意。老王將來我跟大小姐結婚之後，你要是願意跟着一塊兒過去到我家來做，你是很歡迎的。

崇 不，不能。

鮑太太 怎麼不能你說說，老王，怎麼不能？

王 老爺，小的還沒敢告訴您，老爺幾時方便請另外找人吧，小的要告長假了。

崔 你預備幹什麼去，老王？

王 （瞪了崇一眼）小的還不知道。（下，寶隨之。）

鮑太太 哼，你們大家說說：我這個老東西討厭不討厭？

羅 那的話，那的話哈哈。

（王上。）

王 老爺，飯開好了。

（大家下。王收拾房間，崇又上。）

崇 願你前途遠大，老王。

王 願大小姐前途遠大！

崇 老王，你一定很看不起我吧？我們這一家子就數你有出息。

王 在荒島上——也許在這裏——（搖頭）

崇 那你預備怎樣呢？

王 小的要走了，小的不願意老待在這兒做一輩子的奴僕。

崇 那你決意要回到荒島去了？

王 是的，大小姐。

（發上）

寶 王爺！

（王和寶齊下，崇獨自一人在屋哭泣——）

——幕——

（全劇終）

